

父亲没本事,受了一辈子气。年轻时当兵赶牲灵,1964年正式当社员。锄不了地,撒不了种,务下的庄稼惹人笑。人一笑,他就恼,黑了脸不说话,不知惹下了多少人。

父亲负担重,受了一辈子穷。打我记事起,有两个春节没猪肉,三个春节没白面:除夕晚上吃的是萝卜烩豆腐,年初一早上吃的荞面饺子和豆腐渣。他有一个朋友开了个豆腐房,好说话,能赔账。

父亲年轻时脾气大,老年时脾气好,和谁也不呈恼;不管老小生熟的人,一样一样细问:先问“哪里人”,再问老祖宗;娘家在何地,舅家有何人?

父亲老来爱夸张,不夸别的,只夸自己的得意。我问:粮食够不够吃?他说:“把粮囤都压垮了,老鼠都吃得胀死了!”我问:钱够不够花?他说:“借钱的人能踢烂门坎,只怕贼惦记!”我问:身体好不好?他说:“三个蒸馍一碗肉,肚子饱了还眼不够!”我问:家里人对你好不好?他说:“儿媳妇最贤良,女儿最孝顺,孙子热情得我害麻烦!”

父亲八十岁后就糊涂了,认不出人,听不出声。有一年我回去看他,还领着一位朋友。那朋友首先报了自己的名,说了和我的关系,他老人家连连点头,连

连笑,随后又指着我问:“你也是李世旺的朋友?”短短几个字,说得我眼发酸。

父亲最得意的事是“买猪肉”。那年冬天他去当民工,直到年三十才回来,借了点钱想买猪肉,副食公司的人放了假,他赶到那个公家人家里,好话说了无数遍,就是不顶用。他一急,就要了一个横,装作要找他领导告状,那人才怕了,给他卖了四斤肉。那时公家的猪肉一斤六毛七分钱,但要肉票;黑市上猪肉一块五,生生地贵了一倍。他把这肉又在黑市出售了二斤,不但剩下的二斤猪肉白得了,还长出几毛钱。他利用这几毛钱买回十个纸炮和两张画:一张是财神爷,一张是灶王爷。这事我是在1980年的除夕夜听他说的——那年我借了文化馆一台三洋牌录音带,就是像砖头状的那种,想把人家家的声音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念想。我让他选一生最得意的事情说,他就说了这个。说完笑了好久,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父亲去世已快20年了,去世前我在他身边守了半个月,眼看着他离开。临终前他已经完全糊涂了,没对我说一句活,开始几天喊奶奶,到后来喊妈妈,听得我有说不出的难受,是那种让人恐惧的难受。只觉得人生在世如草芥,争名夺利一场空。

父亲的海波

早年买房记

瑞秋

前几天去浦东世纪公园附近办事,路过表姐1992年买的公寓房,想起当年买它时的情景,有见到老朋友似的亲切感。房子经过三十多年风吹雨淋,略显陈旧,和周边园林式的亭台楼阁,花繁草盛同框,红瘦绿肥。

当年,它从农田拔地而起。雨天前往,必经泥泞小道,深一脚浅一脚,脚泥拖泥带水,溅得裤脚管斑斑点点一大片。如今,它被嵌在高楼林立,道路平整,街市繁华,轨交纵横的版图上,身价翻涨的倍数和房龄同步。

表姐买房的亮点在于早。这并不代表她先知先觉,也不是因为她不差钱,而是她想改变现状时,总有一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倔强劲。起意偶然,上世纪90年代初,表姐邀我一起,带日本商人去川沙某地(后并入浦东新区),谈投资项目。当地政府见日商诚意满满,心头一热,用十二万分的



人如其书

那秋生

这是诗人高法莱的妙喻,一个人好像一本书。他说:“人诞生,即为书的封面;其洗礼,即为题赠;其啼笑,即为序言;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其生活,即为内容;其罪恶即为印误;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有大本的书,有小册的书,有用牛皮纸印的,有用薄纸的,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有不值卒读的。可是最后一页上,总有一个‘全书完’的字样。”

于是我有感而发,写出这样的文字:“人生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情节。血与肉铸成的文字,叙述着生命的传奇。灵魂化为标题,意味着最后的自我定论。写作这本书呵,为的是让后人一代代传阅下去。人生的编辑,是需要每个人付出毕生努力的。画上奉献的图案,饰以奋斗的色彩,再书写上足以显示个性风采的命名。人生的装帧,应当是谨严的,一丝不苟。朴素的美丽,真诚的娇艳,自由的清新。这一切,无需艺术家来代替加工,全凭你自己一手创作。”

一样。血管里的血液被掺了水,体积大增,要将这些血液循环起来,心脏不得不增强收缩的力度。血压是什么?血压的本质是血液流动时对动脉血管壁的压力。吃得太过,血管里的容量增加,对血管

减盐是要紧事

杨秉辉

壁的压力自然加大,心脏又增加了收缩的力度,血压怎能不高?

研究还发现当血中钠的浓度增高时会加大对肾脏的刺激,使肾脏分泌更多的肾素,肾素是一种内分泌激素,能激活体内的血管紧张素,此物可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促使动脉血管收缩,即使血管内容量不变,血管一旦收紧,血管壁所

受的压力也会增加,使血压增高。

因此,欲防治高血压必须限制盐的摄入。如今虽说盐的摄入量较以往已稍减少,但平均仍在10克左右,距离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

减盐的重点人群应该是高血压病患者,我国高血压病的有效控制率低,其中原因之一是患者不知道要吃得淡,恐怕很少有高血压患者知道尽管一般民众每人、每天所摄入的盐,应控制在5克以下,而高血压患者则应控制在3克以下。高血压病有一定的家族聚集倾向,便是因为家族成员可能都有对盐“易感”的遗传基因。也就是说高血压患者的家庭成员也都应该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预防高血压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大队办事处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的情景,至今想起仍令人激动不已。这恐怕在当时农村是稀少的文艺活动形式,所以,每每电影消息一出,男女老少均兴奋不已。

崇明岛的夏夜总比别处来得早。当最后一抹晚霞坠入长江口,南海村的晒谷场便浮起一层淡青的暮色。这时,村东头土墙上歪歪斜斜的“今晚放映《地道战》”几个粉笔字,早被孩子们用指甲抠得凹凸不平。暮色里,炊烟与蝉鸣织就的纱帐中,总有一串赤脚跑过的足音,惊起路边草窠里的萤火虫。

村口老槐树下的石碾旁,放映员老周正在擦拭胶片盒。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腰间别着串黄铜钥匙,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我们这些野孩子最爱围着他转,看他从木箱里取出银幕时,总忍不住伸手去摸那雪白的帆布——凉丝丝的,像浸过月光。

“小团们,搭把手!”老周笑着把银幕布拉直。我们便争先恐后爬上竹梯,看幕布在晚风中徐徐展开,宛如长江涨潮时鼓起的船帆。幕布四角的麻绳系上老槐树粗壮的枝丫,惊起一窝麻雀,扑棱棱掠过晒谷场边金黄的稻草垛。

天完全黑透时,晒谷场已成了星光的海洋。乡亲们自带的小板凳像雨后的蘑菇冒出来,蒲扇摇动的声响里飘着艾草驱蚊的清香。张家姆妈抱着熟睡的婴儿,把竹椅让出半边;李家阿公的烟袋明明灭灭,烟锅里炒豆似的哔剥声和着远处的蛙鸣。不知谁家的黑狗钻过人群,叼走了王婶竹篮里准备当宵夜的烤山芋。

突然一道光柱劈开夜色,晒谷场瞬间安静。胶片转动的沙沙声里,银幕上跳出“新闻简报”四个大字。穿绿军装的女拖拉机手、金黄

问这样的问题,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番后,傲气地说:“我这里只谈工程。”他停了一下,可能觉察到对我们态度的简单粗暴,补充道:“房子是乡政府,去那里问。”

我以为表姐会就此罢休,没想到第二天表姐说,她从电话黄页簿里找到了乡政府的电话,约了去面谈,让我再陪她走一趟。乡领导见了我们,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早就有人去问买房,开先例的竟然是工薪女士。喜的是做开发决策时,预估悲观,以为离市中心远,会遭嫌弃,结果是住市中心的人急切想买。乡领导开心地让表姐先登记,过几天去交买房定金。

事情办得意外顺利,表姐欣喜地请我喝可乐。



难忘乡村的露天电影

叶振环

的麦浪、冒着白烟的高炉,这些黑白影像在夏夜的露水里泪开,又被此起彼伏的惊叹声重新勾勒清晰。当“八一”红星在胶片划痕中闪烁时,后排忽然爆发出欢呼声——正片开始了。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早不在座位上。幕布背面歪脖子柳树的枝丫是最好的包厢,虽然画面是反的,却能看清每个观众的脸。看见二牛他爹张着嘴打哈欠,鼻涕泡在月光下晶莹发亮;望见村小学周老师扶眼镜时,镜片反射的星光像突然绽放的烟火。有时夜风顽皮,把幕布吹得鼓起大肚子,银幕上的鬼子军官就变成了滑稽的胖子,晒谷场上顿时笑浪翻滚。

最难忘那次放《英雄儿女》。放到王成高呼“向我开炮”时,天上突然滚过闷雷。雨点砸在幕布上噼啪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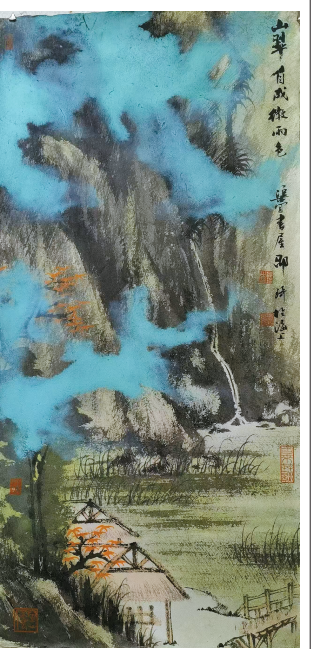
老周慌忙盖机器,人群却像被钉在雨中。银幕在风雨中飘摆,英雄的身影时而拉长时而扭曲,混合着雨水的泪水在每个人脸上流淌。直到胶片卡住发出刺啦声,大家才惊觉浑身湿透,却仍意犹未尽地争论着剧情。

散场时银河已斜到芦苇荡那头。大人们举着手电筒,光晕里晃动着归家的剪影。我们赤脚踩着露水未干的田埂,把玉米秆当爆破筒,学电影里匍匐前进。稻田深处传来守夜人驱赶田鼠的梆子声,和着此起彼伏的“为了新中国前进”的童声,惊飞了几只夜鹭。

记得最后一次在村里放映战斗故事片《战上海》,那是1968年的秋天的一个晚上,父母亲和哥哥吃完晚饭,早早拿着板凳去村办事处操场等候露天电影的放映。我呢,看

见邻居阿哥在甘蔗地里浇水,于是我也放弃看电影,一次次手提木桶水,来来回回地在自家三分甘蔗地上浇水,等他们看完电影回家,我刚刚把甘蔗地的水浇完。这是我参军前为家里人的最后一次付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如今晒谷场早已铺成水泥地,老槐树的位置立着太阳能路灯。去年清明回乡,看见老周躺在竹椅上打盹,那台长江牌放映机静静蹲在墙角,胶片盒里钻出几株野麦苗。暮色中,恍惚又见银幕升起,旧时光在斑驳的墙面上晃动。原来那些夏夜从未远去,它们化作星辰落进长江,随着潮汐在记忆的滩涂上年复一年地涨落。



山翠自成微雨色 (中国画) 邵琦

这天早晨,以往六七点就醒的女儿睡到了八点,要不是我起床的动静打扰到了她,应该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她见我起身,迷迷糊糊地爬过来,张开双手要我抱。我将她抱起,她温热的小脸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拉开窗帘,新一天的阳光照了进来,与周遭的一切组合在一起,让人安心。此刻的宁静让我想起了那些兵荒马乱的夜晚。

女儿一个多月的时候开始出现肠胀气,我时常被她夜里毫无征兆地嚎啕大哭惊醒,然后毫无缓冲地起身,迷迷糊糊、踉踉跄跄地把她从小床里抱起,拍拍她、安慰她,但这毫无用处。胀气带来的疼痛用撕心裂肺的哭喊撕开了黑夜,撕碎了每一个听见的人的美梦。爷爷奶奶听到了,从我手中接过孙女,一边心疼,一边“飞机抱”、做“胀气操”来缓解疼痛,待哭闹声消了,抱着孙女去睡觉了。留下我呆坐在床上,看着睡眠质量奇好的妻子,脑袋嗡嗡循环着孩子的哭声。

稍大一些后,肠胀气有所减轻。但女儿已不喜欢怀抱的哄睡姿势,必须要竖抱才行。她肉乎乎的小脸枕在我的肩头,一手抱着我的脖子,一手搂着我的背。姿势的变换让我如临大敌,我小心翼翼地一手托着她的小屁股,一手轻轻拍着她的背,脚步也没有停歇,跟着哄睡儿歌不停踱步,虔诚地等待着她的小脑袋沉甸甸地耷拉在我的肩头不再抬起的那个时刻,那个让我充满成就感的时刻。但那并不是最终的胜利,关键的最后一步是把女儿平稳地放到床上。为此,我屏息凝神,像一台起重机械将重物放置到地面上那般全神贯注,用最大的力气让孩子轻柔无感地落在床上。但常有的是,这小家伙刚沾到床单就像被打开了开关似的哭闹,让我欲哭无泪,只得从床头过。

女儿长得很快,原本像抱着一个小枕头,如今像一个小铁块。而我也在随着女儿成长,原本抱她十分钟手臂就酸痛不已,如今能抱着逛街一小时。女儿的哄睡工作也容易了许多,到了睡觉的时间,抱着踱一会儿步,就安然入睡了。有时,女儿从睡梦中醒来大哭,我便立即起身把她抱在我的肩头,不断安慰道:“不怕,爸爸在。”等她靠着我的脑袋再次进入沉沉睡眠,我摸摸她柔软的头、捏捏她肉肉的小手,感受她温暖的体温,幸福在此刻具象化了。

世界总在催促孩子快快长大,而身为父亲的我,只希望时间能慢一点,让我的女儿,在我的肩头再睡一会儿吧。

哄睡

王啸辰

